

善意的毛衣

母親過世之後——暖至開始了一項本領，憑藉著物品，可以「看」見物品主人三天後會發生的事，第二、第四甚至更多的過去與未來都不行，僅僅第三天。

暖至換上白色襯衫搭灰外套的制服，匆忙走進辦公室。

靠門立著兩個插滿了雨傘的塑膠桶，她將半人高的塑膠桶慢慢拖行到倉庫，過道左右堆放了一些大大小小佛像，暖至步子邁不開，其中一尊佛頭破了相，眼睛單邊缺損；她用鞋緣輕輕挪開，一個沒留心被雨傘骨架刺到，她瞥一眼手指頭，隨即繼續拖行。一位女同事走過來幫忙，兩人合力很快就推到倉庫口：「剩下就交給妳嘍。」

「沒問題，清點好我才會去學校，謝謝妳幫忙代班。」

「小事……妳都還好吧？」

「只是例行檢查，應該沒事。」

電話聲響起，暖至快步走到辦公桌，按下接聽鍵；牆邊那尊少了眼睛的佛頭看去像被鑿了一口深井，流露出悽惶窘迫。她將聲音調到一個工整而婉妙的質地：

「您好，鄙姓顏，請問有甚麼可以為您服務？……請問您記得是哪一天掉的或者在哪一站遺失的嗎？……是這樣子的，我們這邊會先網路公告一個月，然後在倉庫保管七個月，之後都無人領取遺失物才會銷毀……是的！……如果還有甚麼問題歡迎您再來電……不客氣，再見。」

兩個小時前

透明的凝膠大片大片塗抹在乳房上面，超音波探頭來回繞行著，觸感暖暖滑滑，卻又引起莫名刺感，暖至的呼吸隨之加深。

女醫生注視小螢幕一邊重複按壓著胸側角落：「看起來這個腫塊有點大，大約……1.9公分……有一點不規則，顏小姐家族有乳癌病史，為了確保我們還是幫妳安排做個切片。」

暖至仰看著乳房超音波影像，有個角度差，彷彿被輪胎均勻壓過的柏油路面上擱著一塊隕石，異常黑深：「切片……今天做嗎？」

「可以另外約時間沒關係。」

「做一次要多久？」

「大約一個小時，這是很簡單的外科手術，局部麻醉，然後用一根粗針做皮下穿刺取出乳房組織，傷口很小，大約 0.3 公分，壓住止血半小時，就可以離開了。」

媽媽是乳癌走的，醫生當然明白這對病人會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現在一切言之過早，今天檢查最快也要七天後才會知道結果，有可能只是纖維瘤，就算是惡性腫瘤，那還要看腫瘤大小、是否有擴大狀況再決定如何治療……其實乳癌早期發現治癒機率是很高的，妳先不要太擔心……」

暖至聽不清楚了，女醫師的口形逐漸對不上內容，彷彿一種失敗的腹語術，文不對題，她其實並不需要解釋——

那時四歲、五歲或者六歲了，她見到了母親縫線痕跡明顯、平坦而的單邊乳房，忘記哪一次算正式、又在甚麼狀況之下看見的，自己卻立刻懂得，甚麼也沒問。兩邊不一樣的乳房太怪異了！她害怕再看見，卻又渴望能夠看個仔細，腦子胡亂想著縫線之前的「開挖」。

後來聽父親說，早在她兩歲時，母親已經就割除了一邊乳房，醫生說沒問題，復發機率很小。被小暖發現後，她當作是自己的秘密，彷彿嚴密看守好，這個秘密就再也不會被揭開，她可以一直是「媽媽的女兒」，他們一家會繼續相守過日子。

「好，就今天做切片吧。」

有些疲累的暖至側靠在婦科等候區的沙發上，長髮撲面蓋下來，遠看就像失重的黑色針織毛衣垂掛著，眼睛闔上，她將世界拉黑，希望自己成為黑色的背景，任誰都看不見她，所有的紛亂嘈雜於是退場，她好專心感受母親的存在。她一直有在黑暗中與母親說話的習慣，這也是唯一有效的儀式能讓她們母女「重逢」。

母親總帶著光、溫暖以及那混和著玉蘭花的乳香。洗澡過後母親會在胸罩裡各放進一瓣——二十四小時戴著，即使睡覺也依然。後來都是小暖做家務，放進水槽之前，很自然會聞見胸罩的馨香，彷彿母親又回到兩邊美好對稱的乳房。

這麼多年來，究竟甚麼原因從未夢見過母親？

母親不曾到她夢裡來，暖至作為女兒只能在黑暗場景裡與她對話：「媽媽，

我理解，但這是妳的『善意』嗎？」

她清楚記得，在一個南台灣冬天的炎熱午後，自己認識了「善意」這兩個字。

黃昏灑進一片木地板長廊，古典音樂飄揚在那抹暖融融的光影裡，芭蕾舞老師喊著術語引導學童們的動作：plié（彎曲）—— demi-plié（半彎曲）—— grand plié（大彎曲）—— battement tendu（延伸動作）。小暖神情專注，曲腿、顛腳轉出一個漂亮的迴旋，繼而再一個，最後穩穩的直立在地面。

一下課衝向等候在教室外面的母親，不等她嘖嘖喳喳說完心得，母親連忙用毛巾擦乾她臉上脖子的汗水，再幫她套件外套。「特地打給妳的，扣子旁邊有蝴蝶結、底下這邊有小帆船。好看嗎？」

從小她擁有過許多件媽媽親手編織的毛衣，各種顏色、款式都有，然而現在令她著迷的是蕾絲領、公主袖、泡泡裙，她喊著：「好熱！不要！」隨即將這件天藍色毛衣兩截袖子綁在一起變成小飛俠披風，顛起腳尖繞著母親飛翔。

母親扳起臉帶著怒意說：「妳最好理解我的善意，感冒才剛好，等下吹風又生病了！」

落日使得母親兩頰染上淡紅色，煞是好看，不知是因為母親生氣或「善意」那兩個字使小暖覺得「特別」，她兩隻手穿進了毛衣裡，扣實了最上邊的那顆圓球鈕扣。

「媽媽，我好喜歡跳舞喔！」

「喜歡跳就要健健康康的，別吹到風！回家趕快洗個熱水澡……我也喜歡看妳跳舞。」

「妳剛剛偷看？」小暖雙手遮臉顯得不好意思，母親把她雙手扳開，兩人對笑。小暖將毛衣角翻上來調皮對著小帆船說：「謝謝你的善意！」

那是母親親手織給她的最後一件毛衣。

此刻，一個揮不去的念頭夾纏著：「會不會我與媽媽命運相同？」

無論何時，暖至想起開始能夠預感的那一天，就如同胎記一般長在她身體裡，與死亡緊縛著，煥發出獨有的美麗，絕對的殘忍。

母親那道縫過的創口再度被啟封，惡狀擴大開來，轉移到另一邊乳房，橫越了小暖整個國小六年級。她學會了做家事，自己去上學、編辮子、學鋼琴、跳芭

蕾舞、蓋家長印章、到福利社買三十元兩個圓麵包當午餐。

母親一頭濃黑長髮完全掉落精光，就像犯了一種見不得人的罪，必須剃光當街示眾。相比於被割除的乳房，母親的光頭更讓小暖覺得「可恥」，因為她跟自己一直嚴守的秘密被揭穿，藏不住了。她陪母親回診時，母親總戴假髮再加一頂軟呢帽箍著，小暖牢牢盯著，怕風太大要吹走或者公車上乘客不小心勾到或者哪個唐突的路人會不禮貌掀起來。

每天每天，她坐在教室裡，一半的心思總會從課本游移出去，恐懼上課到一半全校廣播著：「X年X班顏暖至請立刻到校門口警衛室」，她知道總會來到的，在某一天、某一刻，於是自己先行排演無數次，彷彿到時候就能抵銷難以承受的「劇痛」。

靜靜凝視著病床上的母親，戴著帽子蓋住光頭，耳下到肩膀那一處，空落落的，醫院裡就用不著頂著假髮，小暖努力回想著原本她一頭長髮的秀麗模樣……曾經的媽媽……哪裡是眼前這麼個雙頰瘦長、臉色蒼黃的病人。小暖把棉被拉嚴蓋住母親的手，她醒轉過來：「放學了。」

「嗯……月考我第三名！然後……那個芭蕾舞老師選我當天鵝公主！妳要快點好起來，我第一次當主角耶。」小暖刻意提高聲調，在清冷的病房裡，益發擲地有聲。其實她只被找去跳「四小天鵝」，如此暢快說這個謊，自己都覺得心酸，彷彿確認了母親不會好起來。

「好。有幫爸爸做家事？」小暖用力點頭。

母親溫柔微笑：「自己編辮子啊？……快散了，來！」小暖蹲低在床邊，母親正要用手指梳理她的頭髮，小暖突然想到了甚麼，拉開腳邊一個大背包。

「等一下，我有帶個東西給妳。」她拿出洋娃娃躺在母親旁邊。

「妳去找出來啊！怎麼突然去找？好多年了……」

「帶過來陪妳，妳小時候都沒有。」

母親很快就編好女兒的兩條麻花辮，小暖拿出枕頭下的鏡子，看了看自己，立刻靠到母親身邊，也要母親抱著洋娃娃跟她一起。鏡子裡反映出母女兩人跟洋娃娃的「合照」。小暖「喀嚓！」模仿相機快門聲音，好想讓整個世界定格在這一刻，不要再走下去。

來醫院之前，那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淹沒了她，小暖無法解釋，自己陷落一場太真實的夢境裡，被掐住脖子，喊不出聲來，可時鐘被惡意撥快了。

小暖將父母床底下的大型長方木箱子拖出來，上面積滿了厚厚的塵灰，裡面分門別類整齊放著一些文件物品：結婚禮金簿、賓客簽名帕、師專畢業紀念冊、書香園之友、影碟會員證；小暖的嬰兒、幼稚園、國小低年級各選了一兩件完好衣服，小暖訝異自己的身體竟然曾經那麼小，抖開那件「善意的毛衣」，顏色依舊鮮藍不起毛球。

那個洋娃娃裝在霧面塑膠盒裡，還用當初購買時的絲帶綁著。母親從沒擁有過洋娃娃，二十二歲嫁給初戀對象小暖的父親時，希望能在出嫁前的最後一次生日得到洋娃娃，說是父親找了很久才終於找到她最喜歡的晴天藍。

小暖一直不喜歡，擔心娃娃會在農曆七月「復活」，變成傳說中的鬼娃娃。緞帶一拆便脫線了，小暖將娃娃放平，眼睛便被長睫毛蓋住，一立起來，大眼睛又溜溜轉，小暖這麼來來回回一會兒放平一會兒立起。根本沒過腦，甚至來不及產生動機，等她意識到時，自己的手已經按在洋娃娃臉上，像揉一塊麵糰似的要悶住她，娃娃的臉蛋塌陷了一大片—— 同一時間她聽見導師的聲音喊著「顏暖至！」——

全班一齊回頭看著她，小暖背起書包走到教室外，父親表情空白，不發一語，父女兩一路到走廊底，轉身下樓，朝著醫院的方向前去。這連串的聲音與畫面活靈活現掐住她脖子，小暖喊不出來卻又分明知道這不是夢，身體起了一陣痙攣，疼痛，難以呼吸。她得守住這個秘密，無論是當下，等會兒去醫院看媽媽，或者三天後……

等事情真正來到，她發楞了數秒，有段拖了拍子而無比奇異的空白，時間與空間恍惚起來，竟然一模一樣的「畫面」會照搬上演？親歷自己的預感，整個人直是空慌到不知怎麼邁出教室的。

跟著父親一步一步走向陽光照不到的灰暗處，兩人的影子被沉默吞噬了，小暖憂傷的承認，第三天應驗了母親離世的「預感」。

對於一個孩子來說，知道有所謂「命」那回事是沈重的，母親離去之後，暖至對死亡再無畏懼，卻成為一位宿命論者。母親留下的「遺物」—— 她開始了預言的本領，憑藉著一個物品，可以「看」到物品主人三天後會發生的事，第二、第四甚至更多的過去與未來都不行，僅僅第三天。

時光走過了好多年，有時母親的面貌很清楚，有時卻很遙遠，清楚與遙遠

之間，她是「媽媽的女兒」這件事就像斷裂一般，在真實生活中被取消了。暖至與父親很偶爾才會談到母親，談到時還刻意表現「平常」，他們小心的不要為彼此加添太多情緒負擔。

後來父親被介紹到大陸工作，父女兩見面就是回到南部老家一起過農曆新年、中秋與清明節，暖至知道父親在那邊另外安了個家，心裡並沒有太多起伏。父親過節時總會事先準備兩串新鮮的玉蘭花，上完香之後，裊裊飄煙中縈繞著花朵蜜香，暖至感激父親，這是一個專心追念母親的美好時刻，終究他們是一家人，母親帶著光、溫暖以及那混和著玉蘭花的乳香。

高中畢業之後，她選擇離家來到台北唸書，就讀某藝術大學戲劇系進修部。當讀到瑞典導演英瑪伯格曼的作品具備一種獨有的「靈視 (Vision)」；這兩個字就如同「善意」，最初認識暖至便認定跟自己的生命有著特殊聯繫。

那是一種預感與直覺，不過腦，來不及產生動機，一旦抵臨，身體會痙攣，疼痛，難以呼吸，促使她去回應。

暖至很努力存錢，她想出國唸書，出去看看這個世界，把媽媽未能活的那份都給活出來，還要遠得能夠飛，她夢想到歐洲去學戲劇，她要創作很多角色，角色乘以角色，將人生豐富成兩三倍。雖然父親一直提供生活費，她還是選擇念進修部，白天在台北捷運局的「遺失物服務中心」工讀，擔任接線生與倉庫管理——「敝姓顏，請問有甚麼可以為您服務？」

找這份工作不是偶然，她好奇別人的人生，遺失物中心的「物」亮了她眼睛，充滿了角色乘以角色的可能性。深心裡她寶貴著母親遺留給她的靈視天賦，那是母親的「遺物」。只要專注感受一件物品，在寧靜與黑暗之中，她都能夠看見遺失物主人的短暫未來，雖然僅只於第三天，暖至會自行勾織、前溯、延長，幫陌生人作角色功課，就好似她自己走過去參與了他者的故事。

遺失物會先網路公告一個月，倉庫保管七個月，超過期限絕大多數的遺失物都會銷毀。暖至最喜歡輪到自己做電腦登陸，面對著滿倉庫的遺失物，就像是一座故事圖書館。她將指甲修剪得很短，不能再短，一樣一樣指觸過去，就像鋼琴家彈奏著每一個琴鍵那般虔誠。當她閉上眼睛，靜下心來，在黑暗中她能看見一些特殊的「風景」：

桌上一排「紀念筆」，筆身鐫刻著一片棕櫚葉和 FESTIVAL DE CANNES，女子準備要裝到精緻的謝卡裡面，數算、數算著，懊惱少了一套。

小男孩在生日蛋糕前大哭，媽媽拿出一個新的「獨角獸」玩具，男孩繼續撒潑要原來買的那個。

西裝筆挺的上班族，在辦公桌玩「樂高積木」，找不到艾菲爾鐵塔、倫敦大笨鐘、柯隆大教堂等世界大型建物，就用方塊積木來堆高，一格一格堆得老高，最後嵌上星星與月亮。

一群中年人在聚會中翻看著「小學畢業紀念冊」，除了導師的姓名以紅筆框起來，還有的被用藍筆寫上移民、嫁到香港、沒消息，一陣譁然中，有位同學的名字也被用紅筆框了起來。

眼前這個鞋盒寄自一個網購平台，裡面用亞麻布袋裝著一雙真皮編織的黑色勃肯鞋，幾乎全新，暖至看見——

一個美輪美奐的微型舞台上吊著「CAFE MULLER」招牌，將長髮圈束在耳後的男人手裡操作著兩個偶，女偶穿著睡衣向前走幾步就跌倒，再度走幾步又跌倒，男偶扶起女偶，她試圖趴在他身上，男偶卻突然反身將她摔在地上；女偶試著起身，然後又跌倒，男偶雀躍地跑向舞台四方，高舉起腳要踢人——結果是操偶師的那雙黑色勃肯鞋被踢到舞台下方，操偶師走出來拿回鞋子，向觀眾鞠躬謝幕，獲得滿堂喝采。

一束強烈的光從上方打下來，過度曝光一般，暖至的眼睛幾乎張不開。

第一天

六點一到暖至便趕搭火車上課，她珍惜學習機會，六點半開始的課，進修部學生多半七點才會大抵到課，她卻從不遲到。處在下班放學尖峰時間，暖至固定會走到最後一節不載客人的車廂；然而今天火車上有點狀況，一群人在車廂門口被堵著。

幾位中學女生跟一名白髮婦人似乎有點爭執：「我們已經等了很久，妳找到了嗎？」婦人蹲著在座位底下探頭探手找東西，女學生一旁乾瞪眼，連連發出

「齶！」「嘖、嘖」不耐的聲音。火車快進站才剛煞車，女學生狂風似的齊齊衝出車廂，一陣擠踏聲。

末節車廂沒有座位，兩邊地板用白線畫著一格一格供放腳踏車的空格，最角落有張可以收放的鐵椅，暖至坐著面向整節車廂。火車緩緩行駛著，燃燒過後的黃昏映著車窗，雲朵、綠樹、電纜線、一畦畦田舍流動成圖畫，最後一抹彤顏轉瞬消失間，路燈初上。暖至懷抱著背包的模樣印在窗玻璃上，臉上有道光，顯得虔誠。她沿著亞麻布袋裡鞋子的形狀指畫著，她不應該、也從未偷過任何一件遺失物，那是犯罪行為，但她為的是物歸原主，而且……

暖至的臉映在長髮男的眼睛裡面！

一雙等待著要上台表演的鞋，不是舞鞋，更接近道具，她幾乎只看到一場剪影式的偶劇表演……懷裡的鞋被暖至抱得更緊，身體突然起了一陣絞痛，

不知何時，在車廂靠前的窗邊立著一位婦人，就是剛剛找東西的那位白髮婦人，她把手舉得很高，就著車廂內的燈光要看清楚手裡的……卡片還是書籤，她三分之一個側面全神貫注研究著……竟然是一段膠卷片！

婦人感覺到側後方的視線，回頭望去，暖至不好意思低下頭，又回到自己的心事，閉上眼睛，她開啟了與母親在黑暗中重逢的儀式——

「媽媽，我好像病了，卻還不認識他……幫助我找到他，媽媽！」

第二天

這是家位在鬧區靜巷的複合式大型書店咖啡館，牆上掛著大幅電影海報，起伏有致的泥灰牆下面擺滿了書籍，流洩的音樂中，夾雜著幾桌客人的談天聲，玻璃窗木門有個通往地下室演講廳的指示——「電影數位修復」，暖至沒多想便踩著梯級而下。

「在舊金山有位科學家發表了一種新的科技，把數據資料寫在一塊玻璃，稱之為 5D，一個非常小的光碟，只有銅板那麼大，科學家宣稱可以保存一百三十八億年！能夠保存一千三百八十年已經非常了不起，現在竟然可以保存一百三十八億年，而且容量達到 360TB，這個 5D 光碟還可以忍受攝氏一千度的高溫。想

想看一部影片有多大，可以保存多少部影片，永遠似乎變得可能……」

暖至摸黑在後面就座，台前的主講者聲語溫文爾雅，投影機螢幕映著他銀光白髮尤其顯得智慧，在滿席的聽眾間，暖至找尋那雙鞋子的主人，那個似曾相識的剪影，將「長髮圈束在耳後」、「手裡操作著兩個偶」，但這裡是個演講現場呀，疑惑間，她看見斜側後方有道透著光的門縫……

「一位老師傅曾經跟我聊過一個修復影像的經驗，他調出了當年調光的參數光號表，依據那個再一一的去恢復當年那個標準，修復完成之後請導演來參加試映會，導演看過覺得跟他當年的記憶有落差，他不認為這個修復版本是一個理想的狀態。其實這一直是個難題，甚至是一個修復倫理，到底技術修復或者藝術修復那個優先？」

在大廳內部的狹窄通道放置了一些桌椅、表架、海報，稍遠處有光源，那裡是另個空間，暖至向光走去，疊起來的軟墊讓她蹣了腳，踩個空，彷彿她闖進一個沒有入口不知出口的迷宮，不覺底她輕聲放慢腳步，彷彿每一步都踩著自己的心跳。

古譽這次北上演出沒有多餘的經費可以請助理，除了自己搬箱運送，就連舞台陳設也由他一手打理，旁邊堆著天鵝湖、杜蘭朵、卡門、穆勒咖啡館等劇碼的微型景片，各式木偶的服裝吊在一排橫桿上，有傳統的宮廷服、蕾絲蓬裙，也有現代的西裝、裙子、便服。

「古譽偶劇」一向是小孩看熱鬧大人看門道，既不是甜蜜童話也並非殘酷劇場，總是在這兩者之間偷渡著想要傳達的概念，就像他自己，難以安定在哪個年齡的身份裡，遊移帶給他更多的可能。他追尋著能夠將木偶操控到出神入化的片刻，彷彿在他手中什麼都如有生靈，一切活了過來。

就著光線古譽給女偶畫著眼線，精描細繪，這偶服裝簡單，只是罩著一個白色睡衣袍子，然而臉上帶著宿醉、厭世、不耐煩的意味，他設計以殘妝來表現，畫到眼睫毛處，古譽一個側身去調亮工具箱上面夾著的燈具，感覺女偶逐漸被一團影子蓋住，有雙眼睛懸掛在那團影子裡，晶晶瑩瑩如星子，飄動起來向自己靠近。

暖至打開鞋盒，古譽十分驚訝，片刻才意會過來：「這是網購那雙……我不

是已經拿了？……妳撿到……特地送過來？」見她沈默不語表情又顯得「期盼」，他就自己接話：「喔，我來試試。」

「可以的，我知道，我有直覺。」

古譽嘴角向兩邊划開，微蹙著的眉頭也開朗起來：「妳的鞋都只需要直覺，不用試？」

「不、不是鞋子，我的意思是直覺，我以前也會有直覺……但這次跟以前不一樣，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暖至在古譽的注視下有些慌張無措：「你覺得我的話很奇怪嗎？」

古譽：「我在想妳說的直覺有事。」

暖至的肩膀微微顫抖著：「我會來看你明晚的演出，而且希望你能答應，幫助我完成一個作品。」

古譽低頭看著自己穿上之後大致合腳的鞋：「妳的直覺對了！」

第三天

古譽全身黑隱沒在黑色背景裡，靈巧而傳神的操控著，女偶試著起身，然後又跌倒，男偶雀躍地跑向舞台四方，高舉起腳要踢人——古譽將自己那雙黑色勃肯鞋高踢到舞台下方，一束強烈的光從上方打下來，暖至的眼睛幾乎張不開，然而她接住了，走向台前交還鞋子。

古譽向觀眾鞠躬謝幕，獲得滿堂喝采，一片掌聲中，古譽偶劇「穆勒咖啡館」在台北的首演結束了，謝幕之後觀眾陸續離開。

古譽從舞台後方走過來站在她面前，故意用誇張、開玩笑的語氣說：「顏一暖一至，妳剛剛撿走了我的鞋！」暖至看見自己的臉映在他眼睛裡，這是最美麗的一次預感，眼眶紅了起來。

「媽媽，小時候坐在教室裡，總是等著老師喊我名字，此刻我的感覺也是如此，等一個人喊我名字，然後應驗我的預感。」

第七天與第一天

醫院像是特別在地下樓層闢出這塊區域，與上面的光明敞亮與人聲喧嘩有所區別，燈光暖暖、暈暈的，空氣乾淨芳香，牆上掛著歐姬芙（O' Keeffe）油畫

仿品，一朵極致盛開的罌粟花——太過盛開而讓人覺得有所隱喻。暖至在診療室外等候，盯著這幅畫彷彿研究著甚麼，其實眼前一切對她而言並不具有太大意義，她能夠專注感受的祇有「痛」。

七天前，左右兩邊乳房被各刺三針的痛楚，在等待結果報告的時刻裡，一陣陣底鬧騰、擴大開來……閉上眼睛，她開始了與母親重逢的儀式。

小時候她常常自己一個人玩這個遊戲，閉上眼睛，只要從一數到十，眼前的世界就會不一樣，她可以瞬間變換到另一個空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變！沒有一次「如願」，家裡是家裡，教室是教室，醫院依舊仍是醫院，怎麼樣也不會變。

「我不要再看醫生了，我想回家。」媽媽不知是第幾次這麼說。

「再試一次……最後一次！」

「你幫我洗澡，換一件衣服，要乾乾淨淨、漂漂亮亮的。」父親按住她的手，又從耳際輕撫到鎖骨，原本髮絲垂下之處，小暖知道父親跟自己一樣懷戀著媽媽「乾淨、漂亮」的從前。

「你要讓小暖繼續跳舞，她做什麼都不要反對……我要回去了，你幫我拿鞋子過來。」小暖打開矮櫃取出那雙紅色淑女鞋，純羊皮，22號，很小。

母親離去之後，暖至對死亡再無畏懼，甚至很少落淚，不啟封，創口就不會擴大，而且只要閉上眼睛啟動儀式，世界一片黑暗，她就能從母親那裡取得光、溫暖與帶著玉蘭花的乳香。以是，暖至覺得自己並不孤單活在世上，時間之河慢慢悠悠流淌著，母親拂去了灰塵，讓她能夠「靈視」，在別人的故事中尋到與她生命相繫的脈絡。

「媽媽，我編了一個作品，就叫做『善意的毛衣』，我想送給你，到時你要來看，這是我跟古譽合作的……看表演時你在嗎？他就是那位操偶師，你一定見過他了！他會幫助我一起完成……這是我第一次愛上一個人。」

候診室燈號響起，護士開門張望走廊：「顏小姐嗎？」睜開眼，暖至微微點頭，必須中止與母親的交談。她總在中止時，希望是最後一次舉行這個儀式，理性告訴她應該要讓一切都過去，卻總又在她最孤寂無助時，必須重新開啟這個儀式，這是她生命當中最宿命而又最溫暖的一件事。

起身時發現背包側口袋裡勾著一個東西，沒仔細看，她只是先握在手裡。

女醫生看著電腦上所顯示的乳房攝影：「目前看起來應該還好，還是要請您三個月後再來複查，建議您複查個四次，如果一切正常，之後每年來檢查一次就

可以了。」暖至緊繃的表情放鬆下來，掌心卻被緊掐的「遺失物」刻出痕跡，護士請她到外面等候批價單跟預約掛號單。

短短的一截膠卷片，怎麼會在背包口袋裡？暖至拿起來想要辨識那些一格一格相連的圖案說明著什麼，猝然間，身體起了絞痛，預感再度抓住了她。

閉上眼，處在黑暗與寧靜之中，專注去感受……她遇見過物品的主人……她是誰呢？

「媽媽幫助我，給我光，我想看清楚」

在火車上，最後一節車廂，白髮婦人把手舉得很高，研究著一段膠卷片。

暖至呼吸沉重起來，因為她看見三天後—— 婦人跌落在鐵軌上！

第二天

古譽正在整理什物，「怎麼這麼早就過來？」

暖至幫忙一起將木偶道具裝箱，工作木架上晾著一個尚未製作完成的長髮木偶，全身只有黑、白兩色，五官初具雛形，一雙眼睛被挖成窟窿，嘴角大弧線塌下，暖至：「是她吧。」

「她」在古譽的手中操控著，「她」注視著暖至，看過來、看過去，栩栩如生，一切都活了過來。長髮木偶注視著自己身上被拉扯的線，從自己的手掌心往上看去，垂頭喪氣，將臉埋藏起來，然後用一對空洞的眼睛注視著自己身上的綁線。

「之前做到四分之三，本來就想要在台北有時間就完成，聽妳講小時候的事，也許可以用在妳的表演裡。」

「我要演她……穿得跟她一模一樣，學著木偶跳舞。」

暖至將木偶的臉轉正看著自己，跟「她」說話：「我檢到一個東西。」

古譽就著燈光檢視那一段膠捲，「看起來是在一個港口……女的在哭……男的提著行李要離開了……妳在哪兒撿到的？」

「不確定……但我知道是誰掉的，我得還給她……我晚一天再下去南部找你。」

第三天

在這節滿座的車廂當中，婦人並不顯眼，瘦削身形，暗衣黑褲，半張臉埋在

薄棉圍巾裡，整個人倒還收拾得素淨整齊。隨著車身搖搖晃晃，她看著窗外，眼神發空，渙散得像是心思跑遠了，卻又顯得過度集中思考，木然沈思模樣。

按著一種規律的節奏行進，車窗外的風景隨之流動，婦人好似掉入了時光，又遠又近，遠得如此近，近得卻又分明遙遠。

暖至一上車便開始左右張望，從第一節車廂開始，她得趕快找到婦人。車窗一格一格相連的風景如同膠捲一般，暖至有些夢我不分起來，時間究竟是按到快轉了，或者調慢下來。

一路走到末節車廂，左右地板用白線畫著一格一格供放腳踏車的空格，暖至立在窗邊，就著天光注視著那一小段膠卷片，遺失到她手上，到底意味著什麼？感覺到側後方有一道視線，暖至回頭望去，婦人在角落那張鐵椅上安靜坐著；一種預料之中的意外，暖至感覺到異常熟悉。

此刻自己正像是一位麥田裡的捕手，暖至要守護著預感，母親遺留給她的天賦，一份與陌生人神秘的連結。母親的光、溫暖與乳香，不在空間，不在時間，卻會在黑暗中與她相依，帶來堅定的善意。暖至覺得自己的宿命論並不悲傷，因為，她將母親留下的遺物變成了送給他者的禮物。

火車播報著即將要進站，車速已經緩慢下來，不管等下發生什麼，都無法改變她的預見，這是第三天；然而暖至會陪伴著跌落在鐵軌上的婦人，帶她去包紮傷口，將「遺失物」還給她。

許多天之後

「媽媽妳在嗎？這個作品送給妳——善意的毛衣」

暖至通身只有黑、白兩色，眼睛周圍塗黑好似窟窿陷下去，嘴角又大弧線塌下，顯得悲傷。十數根線綁在身體的每一個關節上，當她抬起頭看著那些線，意識到自己被牽制，猶如她身旁的學生木偶，她頹然了。突然，一件晴天顏色毛衣蓋下來，好半天，暖至的臉從毛衣裡鑽出來，眼睛窟窿消失，嘴角上揚，古譽提起了那十數根線交到暖至手中，暖至於是跟學生木偶一起快樂底跳起芭蕾舞。